

【传世经典 文白对照】

# 史记

三

〔汉〕司马迁 撰  
韩兆琦 主译



中华书局

【传世经典 文白对照】

# 史记

〔汉〕司马迁 撰 韩兆琦 主译

三



中华书局



# 列傳（一）

史記卷六十一 伯夷列傳第一

史記卷六十二 管晏列傳第二

史記卷六十三 老子韓非列傳第三

史記卷六十四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

史記卷六十五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

史記卷六十六 伍子胥列傳第六

.....

## 伯夷列传第一

夫学者载籍极博，犹考信于六艺。《诗》、《书》虽缺，然虞夏之文可知也。尧将逊位，让于虞舜，舜禹之间，岳牧咸荐，乃试之于位，典职数十年，功用既兴，然后授政。示天下重器，王者大统，传天下若斯之难也。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，许由不受，耻之逃隐。及夏之时，有卞随、务光者。此何以称焉？太史公曰：余登箕山，其上盖有许由冢云。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，如吴太伯、伯夷之伦详矣。余以所闻由、光义至高，其文辞不少概见，何哉？

孔子曰：“伯夷、叔齐，不念旧恶，怨是用希。”“求仁得仁，又何怨乎？”余悲伯夷之意，睹轶诗可异焉。其传曰：

伯夷、叔齐，孤竹君之二子也。父欲立叔齐，及父卒，叔齐让伯夷。伯夷曰：“父命也。”遂逃去。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。国人立其中子。于是伯夷、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，盍往归焉。及至，西伯卒，武王载木主，号为文王，东伐纣。

学者们记载历史的册籍虽然很多,但仍然要把“六经”作为鉴别取舍的标准。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虽然有残缺,但是关于虞、夏两代的记载还是能够看到的。尧将要退位时,准备让位给虞舜,以及后来舜让位于禹的时候,都是四方的诸侯盟主和各州长官都提出推荐,而后先让他们代行帝王的职位,主持政事几十年,直到治理天下的功绩很显著时,才把帝位正式传给了他们。由此可见政权是最重要的宝器,帝王是天下的主宰,而传授管理天下的政权给人是多么不可掉以轻心的事啊!可是有人传说:尧要把主宰天下的职位让给许由,许由不接受,他认为是一种耻辱,于是逃走隐居起来了。到了夏朝的时候,又有卞随、务光两个不肯接受帝位的人。这几个人的行为为什么受到称赞呢?太史公说:我登上过箕山,山上有许由的坟墓。孔子提到过许多古代的仁圣贤人,如吴太伯、伯夷等,说得都很详细。据我所听到的有关许由、务光的传说,其节义也很高啊,但儒家的经典和圣人的言辞中却从来没有提到过他们,这是为什么呢?

孔子说:“伯夷、叔齐,他们不记旧的仇恨,因此他们的怨气也就少了。”又说:“他们求仁德而得到了仁德,还有什么可怨愤的呢?”我对于伯夷、叔齐的经历感到悲哀,当我看到他们遗留下来的诗句时又感到很诧异。他们的传记上说:

伯夷、叔齐,是孤竹国君的两个儿子。父亲在世时想让小儿子叔齐继位,等到父亲死后,叔齐让给大哥伯夷。伯夷说:“父亲的遗命是让你做国君啊。”于是逃走了。而叔齐也不肯即位,也逃走了。国人只得拥立老二为君。当时伯夷、叔齐听说西伯姬昌善于收养贤士,于是就去投奔他。等他们到达时,西伯姬昌已经死了,武王姬发正载着姬昌的灵牌,号称是遵循着父亲的遗命,往东讨伐殷纣。

## 伯夷列传第一

夫学者载籍极博，犹考信于六艺。《诗》、《书》虽缺，然虞夏之文可知也。尧将逊位，让于虞舜，舜禹之间，岳牧咸荐，乃试之于位，典职数十年，功用既兴，然后授政。示天下重器，王者大统，传天下若斯之难也。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，许由不受，耻之逃隐。及夏之时，有卞随、务光者。此何以称焉？太史公曰：余登箕山，其上盖有许由冢云。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，如吴太伯、伯夷之伦详矣。余以所闻由、光义至高，其文辞不少概见，何哉？

孔子曰：“伯夷、叔齐，不念旧恶，怨是用希。”“求仁得仁，又何怨乎？”余悲伯夷之意，睹轶诗可异焉。其传曰：

伯夷、叔齐，孤竹君之二子也。父欲立叔齐，及父卒，叔齐让伯夷。伯夷曰：“父命也。”遂逃去。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。国人立其中子。于是伯夷、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，盍往归焉。及至，西伯卒，武王载木主，号为文王，东伐纣。

伯夷、叔齐就拦住武王的马头劝阻说：“你父亲刚死还没有安葬，就发动战争，这能说是孝吗？做臣子的要去讨伐自己的君主，这能说是仁吗？”武王左右的人要杀他们。太公姜尚说：“这可是两位义士啊。”于是让人把他们搀扶开了。等到武王灭掉殷纣后，天下人都接受周的统治，而伯夷、叔齐却对做周朝的臣民感到耻辱，他们决心不吃周朝的粮食，隐居在首阳山，采摘蕨菜充饥。等他们饿得将死的时候，作了一首歌，歌词说：“登上西山啊，采薇充饥，用暴力取代暴力啊，谁人知道这是错的！神农舜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，我的出路啊又在哪里？啊，我就要死去了，我的命运啊真是可怜之极！”于是双双饿死在首阳山上。

由他们留下的歌词看来，伯夷、叔齐是有怨呢还是没有怨呢？

有人说：“老天爷没有偏心眼，谁有道德他就帮助谁。”那么像伯夷、叔齐能不能算是好人呢？他们一辈子修德行善，最后竟被饿死！在圣门的七十多位高徒中，孔子最赞美颜渊的好学。但颜渊却一辈子经常处在穷困之中，甚至连糟糠也吃不上，最后还落得一个短命而死。这老天爷的所谓帮助好人，表现在哪里呢？盗跖每天都在无故地杀人，把人肝拿来切片吃，他凶狠残暴，率领着几千人横行天下，结果却寿终正寝。这又是遵循的什么标准呢？这些都是非常明显的例子啊。至于近代那些品行不端，专门违法犯忌的坏蛋，却终身享乐，高官厚禄几辈子连续不断；而那些看好了地方才下脚，非到了合适时机才说话，走路从来不抄小道，不遇到该主持正义的时候不出头，行为如此而遭遇灾祸的，简直数不清啊。我简直不能理解，这所谓天道，究竟存在不存在？

孔子说“志向不同的人，不可能为对方出什么好主意”，只好让他们各自按着自己的意志去办。孔子又说“富贵如果允许不择手段地求得，那么即使让我给人家拿鞭子赶车我也干。如果不能那么干，我就只能按照我本来的志趣行事了”。孔子又说“只有到了冬天，才能看出松树最耐寒”。整个社会都混浊不清，高洁的人这时才会呈现出来。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把道德操行看得那样重，所以才把贫穷以至于生命看得这么轻吗？

“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。”贾子曰：“贪夫徇财，烈士徇名，夸者死权，众庶冯生。”“同明相照，同类相求。”“云从龙，风从虎，圣人作而万物睹。”伯夷、叔齐虽贤，得夫子而名益彰。颜渊虽笃学，附骥尾而行益显。岩穴之士，趣舍有时若此，类名埋灭而不称，悲夫！闾巷之人，欲砥行立名者，非附青云之士，恶能施于后世哉？

孔子说过：“君子最感痛苦的是人死之后名声不被后代所称颂。”贾谊说：“贪得无厌的人为追求财利而死，有事业心的人为建立功业而死，权势欲强的人为追求权势而死，一般的人只求平平安安地度过一生。”《易·系辞》里说：“发光的物体互相映照，同类的东西互相吸引。”“云跟着龙，风跟着虎，有了圣人万事万物才能得到说明和解释。”伯夷、叔齐虽有贤德，只有得到孔夫子的赞誉他们的名声才得以显扬。颜渊虽然好学，但还是因为他跟上了孔夫子，所以才使得世人皆知。而那些隐居在山林岩穴的人，他们的思想行为并不比伯夷、叔齐差，但他们的名字和事迹却湮灭无闻了，这不很可悲吗！看起来一个普通人要想让自己的道德、名声留传于后世，这期间如果没有“德高望重”的人来提携，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呀！

## 管晏列传第二

管仲夷吾者，颍上人也。少时常与鲍叔牙游，鲍叔知其贤。管仲贫困，常欺鲍叔，鲍叔终善遇之，不以为言。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，管仲事公子纠。及小白立，为桓公，公子纠死，管仲囚焉。鲍叔遂进管仲。管仲既用，任政于齐，齐桓公以霸，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管仲之谋也。

管仲曰：“吾始困时，尝与鲍叔贾，分财利多自与，鲍叔不以我为贪，知我贫也。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，鲍叔不以我为愚，知时有利不利也。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，鲍叔不以我为不肖，知我不遭时也。吾尝三战三走，鲍叔不以我为怯，知我有老母也。公子纠败，召忽死之，吾幽囚受辱，鲍叔不以我为无耻，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。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鲍子也。”

鲍叔既进管仲，以身下之。子孙世禄于齐，有封邑者十馀世，常为名大夫。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。

管仲，名夷吾，颍上县人。年轻时曾跟鲍叔牙在一起，鲍叔牙知道他能干。管仲家里穷，俩人合伙做生意时，他常占鲍叔牙的便宜，但鲍叔牙还是待他很好，从不介意。不久，鲍叔牙跟随了齐公子小白，管仲跟随了齐公子纠。等到小白即位为齐桓公，政敌公子纠被杀死，管仲也被囚禁起来了。这时鲍叔牙便向齐桓公推荐了管仲。管仲被任用后，在齐国掌管朝政，辅佐齐桓公成了一代霸主。齐桓公多次召集诸侯会盟，一度稳定了周天子朝内的混乱局面，这都是靠着管仲的谋略。

管仲说：“从前我贫困时，曾经和鲍叔牙一起做买卖，挣了钱，我总是自己多拿一点，鲍叔牙并不认为我贪心，因为他知道我家里穷。我曾为鲍叔牙出主意办事，结果使他的事情更糟了，但鲍叔牙并不以为我愚蠢，他知道这是因为运气有时好有时坏。我一连几次出去做官，而一连几次被国君罢免，鲍叔牙并不以此认为我无能，他知道我这时正运气不好。我曾几次出战，几次中途逃回，鲍叔牙并不认为这是我胆怯，他知道我家有老母，需要有人去奉养。公子纠失败时，召忽死了，我却自甘囚禁受辱，鲍叔牙不以此认为我无耻，他知道我不拘小节，我所感到羞耻的是不能建功扬名于天下。生我的是父母，理解我的是鲍叔啊！”

鲍叔牙向齐桓公推荐了管仲，自己甘心做下属。他的子孙在齐国世代享受俸禄，十几代人拥有封地，有许多曾是齐国著名的大夫。在有关管仲的问题上，人们更多的不是称道管仲个人的才能，而是称赞鲍叔牙知人善荐。

管仲既任政相齐，以区区之齐在海滨，通货积财，富国强兵，与俗同好恶。故其称曰：“仓廩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，上服度则六亲固。四维不张，国乃灭亡。下令如流水之原，令顺民心。”故论卑而易行。俗之所欲，因而予之；俗之所否，因而去之。

其为政也，善因祸而为福，转败而为功。贵轻重，慎权衡。桓公实怒少姬，南袭蔡，管仲因而伐楚，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。桓公实北征山戎，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。于柯之会，桓公欲背曹沫之约，管仲因而信之，诸侯由是归齐。故曰：“知与之为取，政之宝也。”

管仲富拟于公室，有三归、反坫，齐人不以为侈。管仲卒，齐国遵其政，常强于诸侯。后百馀年而有晏子焉。

晏平仲婴者，莱之夷维人也。事齐灵公、庄公、景公，以节俭力行重于齐。既相齐，食不重肉，妾不衣帛。其在朝，君语及之，即危言；语不及之，即危行。国有道，即顺命；无道，即衡命。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。

管仲在齐国当宰相后，凭借齐国这块偏僻的地处东海之滨的国土，发展商业，积累钱财，最后达到了国富兵强。在制订政策时他特别注意适应当时社会的时宜。他在他的著作中明确地说：“仓库里的东西多了，人们才有功夫去讲求礼节；吃饱穿暖了，人们才能想到什么叫光荣和耻辱。国君们的生活日用符合法度，他的亲族们才能靠紧他。礼义廉耻四种准绳如果不能很好地提倡，国家就要灭亡。政府的各种法令都应该像是有源之水，符合人民的心愿。”因此管仲的理论调门不高，推行起来很方便。当时的人们喜欢什么，他就提倡什么；当时人们讨厌什么，他就废除什么。

他主持政事的诀窍，是善于因势利导地把坏事变为好事，把失败转为成功。他注意掂量关系的轻重，慎重地权衡国家的利益。齐桓公本来是生少姬的气，因而发兵南袭蔡国的，但管仲却引导齐桓公趁势去讨伐楚国，谴责楚国为什么不按时地向周天子进贡祭祀用的茅草。齐桓公北伐山戎本来是为了扩大地盘，但管仲却引导他趁势督促燕国重新实行召公时的政治。在柯地会盟，齐桓公本来是想背弃被曹沫所逼而订的条约，但管仲却引导他趁机立信于天下，使得诸侯因此都归顺了齐国。这就是他的著作中所说的：“要能懂得‘给与’也就是‘索取’，这是为政的法宝。”

管仲的私家像齐国的公室一样富有，他娶了三种姓氏的女子，还使用诸侯宴会使用的“反坫”礼，但齐国人并不因此觉得他过分排场。管仲死后，齐国继续遵循着他的政治方针，因而齐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诸侯中称强。一百多年后，齐国又出现了一个晏婴。

晏平仲，名婴，东莱夷维人。曾在齐灵公、齐庄公、齐景公三朝为臣，他以生活俭朴、踏实苦干受到齐国人的尊重。即使在他当齐国宰相的时候，也常常是饭桌上没有第二盘肉菜，不允许姬妾们穿丝绸做的衣服。上朝时，如果国君赞许了他，他就谨慎地注意自己的言语；如果国君没有赞许他，他就更加注意端正自己的行为。国家的政治清明时，他就顺着最高统治者的命令去办；国家的政治昏暗时，他就对统治者的命令加以权衡，有选择地执行。因此，在灵公、庄公、景公三代，晏子的名声显扬于诸侯。

越石父贤，在纆继中。晏子出，遭之涂，解左骖赎之，载归。弗谢，入闾。久之，越石父请绝。晏子懼然，摄衣冠谢曰：“婴虽不仁，免于于厄，何子求绝之速也？”石父曰：“不然。吾闻君子诘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者。方吾在纆继中，彼不知我也。夫子既已感寤而赎我，是知己；知己而无礼，固不如在纆继之中。”晏子于是延人为上客。

晏子为齐相，出，其御之妻从门间而窥其夫。其夫为相御，拥大盖，策驷马，意气扬扬，甚自得也。既而归，其妻请去。夫问其故。妻曰：“晏子长不满六尺，身相齐国，名显诸侯。今者妾观其出，志念深矣，常有以自下者。今子长八尺，乃为人仆御，然子之意自以为足，妾是以求去也。”其后夫自抑损。晏子怪而问之，御以实对。晏子荐以为大夫。

太史公曰：吾读管氏《牧民》、《山高》、《乘马》、《轻重》、《九府》，及《晏子春秋》，详哉其言之也。既见其著书，欲观其行事，故次其传。至其书，世多有之，是以不论，论其轶事。

管仲，世所谓贤臣，然孔子小之。岂以为周道衰微，桓公既贤，而不勉之至王，乃称霸哉？语曰“将顺其美，匡救其恶，故上下能相亲也”。岂管仲之谓乎？

越石父是个有才干的人，因为犯罪，被人逮捕了。晏子外出，正好在路上碰见他们，于是便解下自己车子前面左边的一匹马，赎了他，并用车子把他带了回来。到了相府门口，晏子没有跟他打招呼，就自己进内室去了。过了一会儿，越石父就告诉看门人请求与晏子断绝来往。晏子一听很吃惊，急忙穿衣整帽赶出来说：“我这个人虽然品格不高，但毕竟还是把你从灾难中救出来了，你为什么这么快就要和我断绝来往呢？”越石父说：“你这话不对。我听说君子在不了解自己的人面前受委屈，那是可以的，而在了解自己的人面前就应该受尊重了。当我在被人拘禁的时候，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我。您既然能够认识我的长处，并把我赎了出来，那说明您是了解我的。了解我而又不尊重我，那还不如再回去坐牢呢。”晏子一听赶紧把他请到屋里，尊为上宾。

晏子做宰相的时候，有一天坐着车子外出，他车夫的妻子正好从门缝里看见了她的丈夫。她的丈夫自以为给宰相赶车高人一等，背后立着大伞，赶着四马飞奔，威风凛凛，得意非常。事罢回家后，他的妻子要求跟他离婚。他问妻子为什么？妻子说：“晏子身高不够六尺，可是人家当了齐国的宰相，名震天下。今天我从门缝里看他的样子，人家思虑很深，还仿佛总觉得许多地方不如人。你身高八尺，却替人赶车，而且你心里还总觉得挺了不起！因此我不想跟你过了。”从此以后，车夫变得谦虚了。晏子觉得奇怪就问他，车夫把事情原委向他讲了一遍，晏子很赞赏，于是推荐他当了齐国的大夫。

太史公说：我读过管仲的《牧民》、《山高》、《乘马》、《轻重》、《九府》以及《晏子春秋》，许多事情书中都已经写得很详细了。既然已经读了他们的书，就想进一步了解他们的生平事迹，所以我写了这篇传记。他们的书，社会上流传很多，就不再说了，这里只讲他们的几点轶事。

管仲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贤臣，但孔子却贬低他，莫非是因为当时周王朝都已经那么衰败了，齐桓公又是这么有本事，而管仲却没有辅佐他成为天下的帝王，而只是成为诸侯中的一代霸主吗？《孝经》上说：“发扬光大他的优点，克服补救他的缺点，这样就能使君臣之间的关系和睦。”这话大概就正好符合管仲的情况吧？

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，成礼然后去，岂所谓“见义不为无勇”者邪？至其谏说，犯君之颜，此所谓“进思尽忠，退思补过”者哉！假令晏子而在，余虽为之执鞭，所忻慕焉。

当晏子扑在齐庄公的尸体上痛哭，一直到完成了做臣子的礼节才离去，这不就是通常所说的那种“见义勇为”吗？他敢于给国君提意见，甚至不管国君是否已经动怒，这不就是《孝经》所说的那种“进了朝廷就要想着为国家尽忠，回到家里就要想着不断提高自己”吗？假如晏子现在还活着，去给他当马夫赶车，我都心甘情愿。